

Zhong Hua Ming Zhu — Shi Ji
【中华名著】

史记

卷四

主编 迟双明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华名著

迟双明 主编

史记

卷四

光明日报出版社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原文】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庀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斯为客卿。

始皇三十四年，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弩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

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斋戒。”于是乃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

留三日，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即因劫令自杀。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

子婴即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高上谒，请病，因召入，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

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至咸阳，群臣百官皆畔，不适。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降轂道旁。沛公因以属吏。项王至而斩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间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译文】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做过郡的小官吏，看到官吏宿舍厕所中的老鼠吃粪便，一见人或狗接近，总是惊恐万状。李斯进入粮仓，观察仓库中的老鼠，吃着囤积的粮食，住在周围宽大的廊檐底下，不见有人或狗接近的骚扰。对此李斯不禁感叹道：“人的有出息没出息，犹如老鼠啊，只在于自己所处的环境罢了。”

李斯于是跟从荀卿学习帝王之道。学业已经完成，他忖度楚王不值得事奉，而且东方六国都很衰弱，没有可以为之建功立业的君主，便准备西行进入秦国。

李斯到达秦国，遇上秦庄襄王去世。李斯于是请求做秦国相国文信侯吕不

韦的舍人,吕不韦赏识他,保举他进宫为郎。李斯因此得到接近秦王进说的机会,劝说秦王道:“一味等待的人,会坐失良机。要建立伟大功业,就在于利用机会而敢于下手。从前秦穆公建立霸业,但最后没有东进吞并如今的六国之地,什么缘故呢?因为当时诸侯还很多,周王室的声望没有丧失,所以五霸轮番兴起,相继尊奉周王室。自从秦孝公以来,周王室日益卑贱衰微,诸侯相互兼并,关东形成六国,秦国凭借优势役使六国,已有六代了。现在诸侯服从秦国,好像郡县隶属于中央一样。凭着秦国的强盛,大王的贤明,犹如灶上扫除灰尘那样,足以消灭诸侯,成就帝业,实现天下的统一,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啊。现在如果懈怠而不抓紧时机成就大事,诸侯就会再度强盛,相互联合缔结合纵的盟约,(到那时)即使有黄帝的才干,也不能吞并六国了。”秦王于是任命李斯为长史,听从他的计谋,暗中派遣谋士携带金子宝玉去游说诸侯。诸侯各国当政的名士可以用财宝收买的,就馈赠厚礼结交他;不肯听命的,就用利剑暗杀他。离间诸侯君臣的计划(一旦奏效),秦王随后就派他的良将率领军队前去攻伐。秦王任命李斯为客卿。

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批准李斯的建议,没收废弃《诗》、《书》、诸子百家的书籍来愚弄百姓,使天下没有人能用古代来否定当今。彰明法度,制定律令,全部从秦始皇重新开始。统一原来各国文字。建造离宫别馆遍布全国各地。第二年,秦始皇又出去巡视,抵御外部的四方夷狄。(上述种种,)李斯都出了力。

李斯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郡守,其余儿子都娶秦皇室公主为妻,女儿全嫁给秦皇室各位公子。三川郡郡守李由休假返回咸阳,李斯在家摆设酒宴,百官之长都前来祝贺,门庭过往的车马数以千计。李斯叹息道:“唉!我听荀卿说过‘事物禁忌过分盛大’。我李斯原是上蔡的平民,乡里的百姓,皇上不知我才能低下,竟把我提拔到这样的高位。当今群臣官位没有居于我之上的,可以说是富贵达到了极点。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衰落,我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啊!”

秦二世二年七月,定李斯灭三族之罪,判决在咸阳街市腰斩。李斯走出牢房,和他的次子一起被押解赴刑,回头对他的次子说:“我想与你再牵着黄狗,一起出上蔡城东门去逐猎野兔,难道还可能吗?”于是父子相对而哭,随后诛灭了李斯的三族。

李斯死后,秦二世任命赵高为中丞相,朝政事无巨细均由赵高决断。赵高自知权势太重,(有点不放心,)于是献上一头鹿,说它是马(来作试探)。秦二世问左右群臣道:“这是鹿吧?”左右群臣都说“是马”。秦二世很惊讶,自以为神志

昏乱，就召来太卜，命令起卦卜问此事。太卜说：“陛下一年四季祭祀天地，供奉宗庙鬼神，斋戒不够虔诚，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可以仿效前代圣贤之君虔诚地举行斋戒。”于是秦二世就进入上林苑作斋戒。每日仍游玩射猎，有个行人步入上林苑中，秦二世亲自射杀了他。赵高唆使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奏劾不知何人谋害杀人将尸体移入上林苑。赵高于是劝谏秦二世说：“天子平白无故地杀害无辜的人，这皇天上帝禁止的事，鬼神也会不享用您的祭祀，上天将会降下灾殃，应当远远地避开皇宫来祈祷消灾免祸。”秦二世就迁出皇宫住在望夷宫。

秦二世在望夷宫停留三日后，赵高假造诏令集合卫士，命令卫士全部穿上白色服装手持武器面向宫内，赵高先入宫告诉秦二世说：“山东群盗叛军大批到达了！”秦二世登上楼台见到这情景，惊恐万状，赵高就趁机胁迫秦二世，让他自杀。赵高拿过皇帝的玺印佩带在身上，左右侍卫、群臣百官没有人相随，赵高一登宫殿，宫殿就像要倒塌下来，这样一连三次，赵高自知天意不从，群臣不许，就召来秦始皇弟弟，将玺印交给他。

子婴即皇帝位后，害怕赵高，就假托有病不上朝听政，与宦官韩谈及其儿子密谋杀死赵高。赵高前来谒见皇上，请求探病，子婴趁机召见入宫，命令韩谈刺杀赵高，并诛灭赵高的三族。

子婴在位三个月，沛公的军队从武关攻入，到达咸阳，秦廷群臣全部叛变，不再上朝。子婴和妻子儿女自己用丝带拴住脖子，站在轺道亭旁投降。沛公就把子婴交给下面官吏。项王到达咸阳杀死子婴。秦朝就这样丧失了天下。

太史公说：李斯作为一个普通平民选择各国诸侯，后来入关事奉秦国，乘着机会，辅佐秦始皇，终于成就帝王大业，李斯身为三公，可以说是受到重用了。李斯知晓六艺的宗旨，却不致力修明政治来弥补君主的缺陷，身负高爵厚禄的重权，阿谀奉承苟且迎合，实行严刑酷法，听从赵高的邪说奸计，废除嫡子扶苏，拥立庶子胡亥。等到诸侯已纷纷背叛，李斯才进谏争辩，不也太晚了吗！常人都以为李斯竭尽忠诚而遭受五刑死去，考察事实真相，却与世俗的议论大相径庭。不然的话，李斯的功绩可以同周公、召公并列媲美了。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原文】

蒙恬者，其先齐人也。恬大父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始皇七年，蒙骜卒。骜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尝书狱典文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蒙恬弟毅。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

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使者以蒙恬属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使者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

毅还至，赵高因为胡亥忠计，欲以灭蒙氏，乃言曰：“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若知贤而俞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诛之。”胡亥听而系蒙毅于代。前已囚蒙恬于阳周。丧至咸阳，已葬，太子立为

二世皇帝，而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

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沈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今恬之宗，世无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乱，内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则国亡。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察于参伍，上圣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将以谏而死，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使者曰：“臣受诏行法于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褒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译文】

蒙恬，他的祖先是齐国人。蒙恬的祖父蒙敖，从齐国来到秦国服侍秦昭王，官位达到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担任秦国的将领，攻打韩国，夺取成皋、荥阳，设置了三川郡。秦庄襄王二年，蒙骜进攻赵国，夺取了三十七城。秦始皇三年，蒙骜进攻韩国，夺取了十三城。秦始皇五年，蒙骜进攻魏国，夺取了二十城，设置了东郡。秦始皇七年，蒙骜去世。蒙骜的儿子叫蒙武，蒙武的儿子叫蒙恬。蒙恬曾学习刑法，掌管刑狱文书。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担任秦国的副将军，与王翦一起进攻楚国，大败楚军，杀死了项燕。秦始皇二十四年，蒙武进攻楚国，俘虏了楚王。蒙恬的弟弟是蒙毅。

秦始皇二十六年，蒙恬由于出身将门，得以担任秦国的将领，进攻齐国，大

· 史 ·

败齐军，被任命为内史。秦已兼并了天下，便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向北驱逐戎狄，收复了河南地区。修筑长城，依据地形，用来控制险要阻塞之地，起自临洮，直到辽东，绵延一万多里。于是渡过黄河，占据阳山，逶迤向北。军队冒着雨雪风霜在外十多年，驻守上郡。当时蒙恬的声威震撼了匈奴。秦始皇很尊重宠爱蒙氏，信任他们，认为他们贤能。因而亲近蒙毅，让他的官位达到上卿，外出则陪皇帝同乘一辆车，入内则侍奉在皇帝身边。蒙恬负责外面的事务而蒙毅常在朝内出谋划策，他们号称忠信，所以即使是诸将相也不敢和他们相争。

秦始皇三十七年冬天，出行巡游会稽，沿海而上，向北前往琅邪。秦始皇途中患病，派蒙毅折还，祷告山川。蒙毅没有返回。

秦始皇到达沙丘时去世了，消息保密，群臣都不知道。当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日常随从秦始皇。赵高一向得到胡亥的宠幸，想要拥立胡亥，又怨恨蒙毅曾依法惩治他而不为他开脱，因而有了害人之心，就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谋划，拥立胡亥为太子。立了太子以后，派使者用罪名命令公子扶苏和蒙恬自杀。扶苏自杀以后，蒙恬感到疑惑而再次请求申诉。使者将蒙恬交付给执法官吏，换人顶替蒙恬的职位。胡亥用李斯的家臣担任护军。使者回来报告，胡亥听到了扶苏死讯，就想释放蒙恬。赵高怕蒙氏再度贵宠而掌权，心中怨恨他们。

蒙毅返回，赵高借着为胡亥尽忠谋划的名义，想就此灭掉蒙氏，便进言说：“我听说先帝想提拔贤能的人立为太子很久了，而蒙毅劝谏说‘不可以’。他明知您贤能而拖延着不让立，那就是不忠而迷惑君主。以我的愚见，不如杀了他。”胡亥听从了，因而将蒙毅囚禁在代地。此前已将蒙恬囚禁在阳周。秦始皇的丧车到了咸阳，下葬以后，太子即位为二世皇帝。而赵高亲近秦二世，他日夜毁谤蒙氏，搜求他们的罪过，检举弹劾他们。

秦二世又派使者前往阳周，命令蒙恬说：“您的过错够多了，而且您的弟弟蒙毅犯有大罪，依法牵连到您。”蒙恬说：“从我的祖父，到他的子孙，积累功劳和信义在秦已经三代了。如今我统兵三十多万，虽然身被囚禁，但我的势力足可以反叛。然而我自知必死而遵守大义的原因，是由于我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是为了不忘先主。从前周成王刚即位时，还没离开幼儿的襁褓，周公旦背着成王上朝，终于平定天下。到成王患病十分危险的时候，周公旦自己剪下指甲沉入黄河，说：‘君王还不懂事，是我在管理国事。如果有罪过祸殃，我来承受灾难。’于是把这祷语记录下来，收藏在文书府里，这可以说是尽忠了。到成王能

· 史 ·

九五三

治理国家时，有奸臣说：‘周公旦想要作乱很久了，大王如果不防备，必定出大事。’成王于是大怒，周公旦便逃跑到楚国。成王在文书府查看档案，见到周公旦沉入黄河的祷语记录，这才流着泪说：‘谁说周公旦想要作乱呢！’便杀了讲谗言的人而让周公旦返回。因此《周书》说‘一定要多方反复地咨询审察’。如今我的宗族，世代没有二心，而事情最终如此，这一定是有奸臣捣乱、在内欺罔主上的缘故。成王有了过失而能重新挽救，于是周朝最终昌盛；夏桀杀死关龙逢、商纣杀死王子比干而不改悔，他们身死而国亡。因此我说有过失可以挽救，听从劝谏可以觉醒。多方反复地考察，是圣明君主的法则。凡我所说的话，并不是为了求得免于惩处，我准备以忠言进谏而死，愿陛下为万民考虑遵循正道。”使者说：“我接受诏令对将军执行刑法，不敢把将军的话传报给皇上。”蒙恬深深地叹息道：“我怎么得罪了上天，要无过而死呢？”过了许久，他慢慢地说：“我的罪过本来是该死的。起自临洮，连接到辽东，我筑城墙挖壕沟一万多里，这期间不会不切断地脉吧？这就是我的罪过。”于是吞下毒药自杀。

太史公说：我到北方边地，从直道返回，沿路看到蒙恬为秦所修的长城堡垒，挖山填谷，开通直道，确实太轻贱百姓的人力物力了。秦刚刚灭掉诸侯，天下人心没有安定，受伤者没有痊愈，而蒙恬身为名将，不在此时极力劝谏，救百姓的急难，供养老人，抚育孤儿，致力于建设百姓的和平生活，却迎合秦始皇的心意大兴功作，这样看来，他们兄弟遭到诛杀，不是应当的吗！为什么竟归罪于切断地脉呢？

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原文】

张耳者，大梁人也。两人相与为刎颈交。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

陈涉起薪，至入陈，兵数万。张耳、陈余上谒陈涉。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余贤，未尝见，见即大喜。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曰：“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且夫监临天下诸将，不为王不可，愿将军立为楚王也。”陈涉问此两人，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陈涉不听，遂立为王。

于是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桀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下赵十城，余皆城守，莫肯下。

乃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曰：“足下必将战胜然后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窃以为过矣。诚听臣之计，可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谓也？”蒯通曰：“今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怯而畏死，贪而重富贵，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为秦所置吏，诛杀如前十

城也。然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赍臣侯印，拜范阳令，范阳令则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令。令范阳令乘朱轮华毂，使驱驰燕、赵郊。燕、赵郊见之，皆曰此范阳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赵城可毋战而降也。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至邯郸，张耳、陈余闻周章军入关，至戏却；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多以谗毁得罪诛，怨陈王不用其策不以为将而以为校尉。乃说武臣曰：“陈王起蕲，至陈而王，非必立六国后。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之。且陈王听谗，还报，恐不脱于祸。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赵后。将军毋失时，时间不容息。”武臣乃听之，遂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

使人报陈王，陈王大怒，欲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陈王相国房君谏曰：“秦未亡而诛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然之，从其计，徙系武臣等家宫中，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

陈王使使者贺赵，令趣发兵西入关。张耳、陈余说武臣曰：“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黠略上党。

韩广至燕，燕人因立广为燕王。赵王乃与张耳、陈余北略地燕界。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将囚之，欲与分赵地半，乃归王。使者往，燕辄杀之以求地。张耳、陈余患之。有厮养卒谢其舍中曰：“吾为公说燕，与赵王载归。”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余辈，辄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将见之，问燕将曰：“知臣何欲？”燕将曰：“若欲得赵王耳。”曰：“君知张耳、陈余何如人也？”燕将曰：“贤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赵养卒乃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余杖马箠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卿相终已邪？夫臣与主岂可同日而道哉，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燕将以为然，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李良已定常山，还报，赵王复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陉，未能前。

· 史 · ~~~~~

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不封,曰:“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良得书,疑不信。乃还之邯郸,益请兵。未至,道逢赵王姊出饮,从百余骑。李良望见,以为王,伏谒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将,使骑谢李良。李良素贵,起,惭其从官。从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赵王素出将军下,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请追杀之。”李良已得秦书,固欲反赵,未决,因此怒,遣人追杀王姊道中,乃遂将其兵袭邯郸。邯郸不知,竟杀武臣、邵骚。赵人多为张耳、陈余耳目者,以故得脱出。收其兵,得数万人。客有说张耳曰:“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独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乃求得赵歇,立为赵王,居信都。李良进兵击陈余,陈余败李良,李良走归章邯。

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张耳与赵王歇走入钜鹿城,王离围之。陈余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钜鹿北。章邯军钜鹿南棘原,筑甬道属河,饷王离。王离兵食多,急攻钜鹿。钜鹿城中食尽兵少,张耳数使人召前陈余,陈余自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数月,张耳大怒,怨陈余,使张黠、陈泽往让陈余曰:“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安在其相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军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陈余曰:“吾度前终不能救赵,徒尽亡军。且余所以不俱死,欲为赵王、张君报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饿虎,何益?”张黠、陈泽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后虑!”陈余曰:“吾死顾以为无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张黠、陈泽先尝秦军,至皆没。

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余旁,未敢击秦。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间自杀。卒存钜鹿者,楚力也。

于是赵王歇、张耳乃得出钜鹿,谢诸侯。张耳与陈余相见,责让陈余以不肯救赵,及问张黠、陈泽所在。陈余怒曰:“张黠、陈泽以必死责臣,臣使将五千人先尝秦军,皆没不出。”张耳不信,以为杀之,数问陈余。陈余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岂以臣为重去将哉?”乃脱解印绶,推予张耳。张耳亦愕不受。陈余起如厕。客有说张耳曰:“臣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今陈将军与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陈余还,亦望张耳不让,遂趋出。张耳遂收其兵。陈余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由此陈余、张耳遂有郤。

赵王歇复居信都。张耳从项羽诸侯入关。汉元年二月,项羽立诸侯王,张

· 史 · ----- 九五七 -----

耳雅游，人多为之言，项羽亦素数闻张耳贤，乃分赵立张耳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国。

陈余客多说项羽曰：“陈余、张耳一体有功于赵。”项羽以陈余不从入关，闻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县以封之，而徙赵王歇王代。

张耳之国，陈余愈益怒，曰：“张耳与余功等也，今张耳王，余独侯，此项羽不平。”及齐王田荣叛楚，陈余乃使夏说说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王恶地，今赵王乃居代！愿王假臣兵，请以南皮为扞蔽。”田荣欲树党于赵以反楚，乃遣兵从陈余。陈余因悉三县兵袭常山王张耳。张耳败走，念诸侯无可归者，曰：“汉王与我有旧故，而项羽又强，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故耳走汉。汉王亦还定三秦，方围章邯废丘。张耳谒汉王，汉王厚遇之。

陈余已败张耳，皆复收赵地，迎赵王于代，复为赵王。赵王德陈余，立以为代王。陈余为赵王弱，国初定，不之国，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

太史公曰：张耳、陈余，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

【译文】

张耳是魏国大梁人。陈余比张耳年纪小，两人结为生死之交。

秦国占领大梁之后，张耳便把家搬往外黄县。在高祖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曾多次和张耳交往，并在张耳家客居过数月。秦灭魏数年以后，听说张耳和陈余是魏国的名士，便悬赏缉拿他二人，能得到张耳的给千金，得到陈余的给五百金。

陈涉在蕲县起义，攻打到陈县，兵众已有数万人。张耳和陈余去晋见陈涉。陈涉和他手下的人，很久以前就多次听说张耳和陈余很有才德，只是没见过面。这次见面接谈之后，陈涉等人非常高兴。

陈县的父老豪杰劝陈涉说：“将军您亲身披甲戴盔，手操武器，率领兵士诛伐暴虐的秦朝，恢复楚国，使灭亡了的国家复存，断绝了的继嗣得以再度延续。论功德应该称王。况且，统率天下诸将，不称王也不足以镇服。希望将军您立为楚王。”陈涉征求张耳、陈余的意见，二人回答说：“秦朝施行暴政，侵占别人的

· 史 ·

国家,毁掉人家的社稷,断绝人家的后嗣,百姓们被奴役得疲惫不堪,财产被搜刮得精光。将军您愤怒填膺,把生死置之度外,是为了替天下根除残暴。现在刚攻打到陈县,便自立为王,这就向天下人暴露了自己的私心。希望将军您不要称王,迅速率兵西进,并派人立六国君主的后人为王,作为自己同盟军,这就使秦国增加了敌人。秦国的敌人多,它的力量就被分散;我们同盟者多,兵力就会增强。这样,秦国就没有兵力在野外和我们交战,城池也无人坚守。进而推翻暴虐的秦朝,占据它的首都咸阳,并以此号令诸侯。那些亡国而得复位的诸侯,也会感激您的复立之恩而归服。这样,帝王的大业就成功了。现在如果独自在陈称王,恐怕天下的人就离心离德了。”陈涉不听劝告,自立为王。

于是陈涉任命他的老朋友陈县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派兵三千人,北进攻取赵地。

武臣等人率兵从白马津北渡黄河,到了河北各县,便鼓动那里的豪杰说:“秦朝用乱政酷刑残害天下,已经数十年了。用天下的力量攻除暴虐的君主,报父老兄弟之仇,成就割地封侯的功业,这实在是英雄人物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啊!”各县的豪杰都认为他的话有道理。于是武臣等人广收兵员,得到好几万人。武臣被立为武信君。攻下赵地十座城池,其余的城邑都坚守对抗,不肯降服。

武臣等人便率兵向东北,进击范阳。于是范阳令便派蒯通去见武信君。蒯通对武信君说:“将军您如果采取必先战胜以后才拥有土地,攻坚破城才占领城市的方针,我以为这是策略上的失算。您如果能采纳我的计策,可以不攻坚就降下城池,可以不通过战争就夺得土地,传一道公文可以平定千里。您看这样可以吗?”武信君问道:“什么样的计策?”蒯通答道:“按说,现在的范阳令应该整顿他的士卒,据城坚守,但他怯懦怕死,贪财重富贵,故而他打算率先归降。可是又怕您以为他是秦朝的官吏,像以前您攻取的十座县城的县令一样被您杀掉。现在范阳城中的年轻人将要杀掉县令,据城抗拒您的军队。您何不交给我封侯的印信,去封拜范阳令,范阳令就会献城归降,城中的年轻人也就不敢杀害他了。再让范阳令乘坐豪华的车子,来往于燕、赵边境一带,当地官吏看到他这样气派,都会说,这是率先归降的范阳令啊!他们就放心而且高兴了。这样,燕、赵两国的城池,可不战而降服。这就是我所说的传一道公文可以平定千里的计策。”武信君采纳了蒯通的计策,派他把封侯的印信颁发给范阳令。赵国各地听到这一消息,不战而归顺的有三十余城。

· 史 ·

九五九

武臣等人率兵来到邯郸。张耳、陈余听说周章率军西进入关，在戏地被秦军打退；又听说替陈涉攻占土地的各位将领，很多人受到谗言的毁谤而得罪被杀。因而张耳、陈余怨恨陈涉不采纳他们的计策，并且不任命他们为将军，只任命为校尉。于是他二人就向武臣献计：“陈涉在蕲县起事，到陈县便自立为王，看来不一定非立六国后裔为王不可。将军您现在仅用三千人就占领了赵地数十座城池，在河北成为一个独立地区，您不称王，则不足以镇服。如果陈涉听信陷害您的谗言，而进行报复，那您恐怕就不免遭受迫害了。要么就立陈涉的兄弟为王，再不就立赵国的后裔。将军您不要失去时机，时机喘息间就会失去。”武臣听从了二人的劝告，便自立为赵王。任命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

武臣派人通报陈涉，陈涉大怒，想把武臣等人的父母妻子都杀掉，并要发兵攻击赵国。陈涉的相国房君向他进谏说：“一个秦国还没有灭亡，若杀了武臣等人的家属，这等于又树起一个秦国。不如顺水推舟，派人去祝贺，促使他们赶快率兵西进，攻击秦国。”陈涉点头称是，采纳房君的意见，把武臣等人的家属转押在官中，并封张耳之子张敖为成都君。

陈涉派遣使者去向赵王祝贺，并催促赵王发兵西进入关。张耳、陈余劝武臣说：“大王您为赵王，并非陈涉的意愿，祝贺只不过是一种计谋罢了。一旦陈涉灭亡了秦国，必然对赵用兵。希望您不要发兵西进，而应向北攻取燕、代之地，向南收取河内郡，扩大自己的地盘。这样，赵国南据黄河之险，北有燕、代之地，纵然陈涉战胜秦国，但他必不敢和赵国为难。”赵王武臣认为他们的话正确，便不发兵西进，而派韩广攻取燕地，派李良攻夺常山，派张黠攻取上党。

韩广到了燕地，燕地人便立韩广为燕王。赵王武臣和张耳、陈余率兵北伐，进军至燕国边界。这时赵王乘机外出，被燕军俘获。燕将把赵王囚禁起来，向赵国提出交换条件，要赵国割出一半土地给燕国，才肯放回赵王。赵国派使臣去交涉，燕国则杀掉使臣索取割地。为此，张耳、陈余觉得很难办。这时，赵国军中有个伙夫对他的同事们说：“我去为咱们赵国劝说燕国，和赵王一块坐车回来。”同事们都觉得他的话好笑，说：“使者派去了十几起，都被燕国杀掉了，你怎么能把赵王救回呢？”于是这个伙夫来到燕国的军营，燕将接见了。伙夫问燕将说：“您知道我的来意吗？”燕将说：“你不过是想救回赵王罢了。”伙夫又问道：“您知道张耳、陈余是什么样的人吗？”燕将说：“是有才德的人。”伙夫说：“您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吗？”燕将说：“不过是想得到他们赵王吧。”伙夫却笑着说：“您

还不了解他们想干什么。在武臣、张耳、陈余轻而易举地拿下赵地数十座城池的时候,三人都想得到王位,难道谁甘心终身当别人的臣子吗?君和臣的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只因为当时赵国刚刚平定,他们还不肯三分鼎立,姑且以长幼的次序先立武臣为王,以此来安抚赵国的人心。现在赵地已经服贴,张耳和陈余也想分割赵地,各自称王,只不过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时机。现在您囚禁了赵王,他们二人名义上求赵王回国,实际上希望燕国把赵王杀掉,他们二人便瓜分赵地,自立为王。只一个赵国尚且不把燕国放在眼里,何况两个有才德的国王互相支持配合,声讨燕国杀害赵王的罪责,灭亡燕国是轻而易举的事。”燕将以为伙夫的话有道理,就释放了赵王,那伙夫便驾车把赵王接回来。

这时,李良已经平定了常山郡,向赵王武臣报捷。武臣又派李良去攻取太原郡。李良兵至石邑,秦军堵守住井陉关,李良的军队无法前进。秦军将领伪造了秦二世致李良一封信,信未加封,信上说:“李良曾经事奉过我,并得到信任重用。李良若能叛赵归秦,可以赦免以前的罪过,并给以高贵显要的职位。”李良接到这封信,怀疑信中的话不可靠。于是就回邯郸,请求增派军队。还未到邯郸城,在路上遇见赵王的姐姐赴宴回来,有百余骑士随从。李良远远望见,还以为是赵王,就跪伏在道旁,等待晋见。赵王的姐姐已经喝醉,糊里糊涂,不知道李良是位将领,便派随从的骑士出面招呼李良起来。李良平时骄贵惯了,现在竟被一名随从骑士招呼起来,在他的部下面前感到丢尽了面子。这时,他的随从官员中有一人对他说:“天下人都起来反秦,有本领的人应先立为王。况且赵王武臣本来在您之下,现在连他的姐姐也竟然不肯下车接见您。请追上前去,把她杀掉!”李良已经得到秦国的书信,本来想反叛赵国,只是犹豫未决,现在受到这样的侮辱,不由勃然大怒,便派人追上前去,把赵王的姐姐杀死在路上。于是便率领军队袭击邯郸城。城里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竟把武臣、邵骚杀掉了。赵国人好多是张耳、陈余的耳目,所以他们及时逃了出来。他们二人把赵国的军队召集在一起,得到好几万人。有个说客劝张耳和陈余说:“二位客居赵地,要想单独镇服赵国,那是很难办到的,只有立赵国的后裔为王,而您二人以正当的名义扶持他,才可以成就功业。”于是访求到赵国的后人赵歇,立为赵王,让他居住在信都。李良率军进攻陈余,陈余打败李良,李良逃走,投降了秦将章邯。

章邯率兵攻到邯郸,把这里的老百姓都迁移到河内郡,并把邯郸城垣夷为平地。张耳和赵王歇逃入钜鹿城,秦将王离率军把钜鹿城团团围住。陈余则转

史

记

史记·列传